



景和学校的感统训练



一起玩“表情变变变”

宁波有多少自闭症儿童?他们在学校里过得如何?

十年蝶变 宁波特殊教育走在全国前列

C 特殊学校里的个性化训练

进入卫星班的孩子症状相对较轻,症状严重一些的,会在特殊教育学校里面接受专门的教育。

景和学校是镇海区唯一的一所全日制九年制特殊教育学校,目前共有6个班级,60名学生,其中自闭症孩子有20人,占比较高。老师们表示,这几年自闭症孩子越来越多,以前一个年级可能是1—2个,但今年刚进来的7个孩子中,就有5个是自闭症。

“学校对自闭症孩子采取有针对性的干预,因为社会交往障碍和局限、重复性的行为等导致他们很难融入集体活动中来,老师一旦不满足他们的要求,他们就会发脾气,会哭叫,会到处跑,甚至撞头。所以我们会在分级辅导模式下,家校协同对某个孩子的行为进行分析,再制定干预方略,通过干预训练和家校合作,慢慢减少其问题行为,从而让他们适应学校生活。有些孩子从一年级开始进行干预,多年下来,基本能够适应集体活动。”景和学校乐佳艳老师介绍。

小雨是该校的一名初三女生,3月29日下午,她情绪较为稳定地接受了班主任祝芳婕老师的个训。她能够根据祝老师的要求,较快地找出指定的东西,并正确地写写画画。做黏土是她最喜欢的事情,个训之后,她很开心地做起了七彩蛇,特别细致地刻画了七彩蛇的头部和尾巴。2020年,她的《十二生肖》曾经获得过全国青少年美术创作大赛小学组一等奖。

“我现在觉得特别特别的幸运,因为小雨比起以前好了太多太多太多了。”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时,小雨妈妈用了很多个叠词来表达自己的开心。

小雨是五年级才进入景和学校的,在这之前,妈妈带着她辗转多个地方进行康复训练,但效果并不明显。“有一段时间,她整夜不睡觉,乱蹦乱跳,还会叫喊,一家人甚至邻居都受影响。稍不注意,她可能会给家里放满水。那个时候真的有点崩溃。现在她的情绪稳定很多,也变得听话,今年开始可以独自一个房间睡觉了,以前这是不敢想象的。很感谢学校的老师,付出了大量心血。”

作为小雨的班主任,祝芳婕从五年级开始带她,一开始是有点挫败感的。因为五年级以前都没有过集体生活,刚进

入学校的小雨非常不适应,不满意的时候她会哭闹,甚至以头撞墙,不熟悉的人想要跟她接触交流,她会把人推开,拒绝的意思十分明显。“为此,我特意请教了华师大特殊教育系的管飞教授,管飞教授和我们学校有合作,她告诉我需要找到一个点,跟孩子建立连接,这样才能慢慢取得信任。”

因为小雨特别喜欢黏土,祝芳婕就从这个点出发。刚开始,小雨做黏土时,祝芳婕陪在她身边,一段时间后,试着慢慢去触碰她的黏土。“因为有点熟悉了,她会允许我碰她的黏土。然后我就向她请教怎么做黏土,一来一回有了简单的交流。大概过了半年,她对我的信任感越来越足了,我们就开始进行一些个训活动,同时把课堂里的一些内容放到个训里面来。”

接下来的三四年时间里,小雨在学校的个训就没有停止过,老师会带她去感统教室做感统训练,锻炼肢体协调和运动水平,更多的还是精细动作的训练,小雨对此也很感兴趣。渐渐地,小雨能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一些问题了,也能跟读课文了,早上还会和同学们们好了。

“当然,有时候当我们不能满足她的一些要求时,她还是会发脾气,但程度轻了很多。当我摸摸她安慰她,并和她约定一个时间,比如数10下的时候,她会渐渐平复下来,比起以前真的好了很多。前段时间我出差,每天在我桌上放一个黏土,最后四件作品组成了‘小绿一家’,还有点暖心的。”祝芳婕说。

让喜欢黏土的小雨在黏土中找到乐趣和信心,让喜欢音乐的孩子学一门乐器,让爱动的孩子学习舞蹈,这样的扬长和挖潜教育,也是景和学校及其他特殊教育学校教学的一部分。“让自闭症孩子坐在课堂上听老师讲课,是很困难的,所以我们平时的课堂教学也会想很多办法,运用音频、视频、各种教学具等方式,呈现一个多感官的课堂,吸引他们的兴趣,从而让他们掌握一些基本知识。”乐佳艳老师说。

记者看到,景和学校的课表上,是生活数学、生活语文、生活适应这样的课程安排,他们还会带孩子们走进社区,在社区里学习。

“这些孩子最终回到家要生存下去,让他们学一些基本技能,一方面有利于生活自理,同时也是给孩子们提供一个就业的机会,让他们有机会到阳光家园、工疗企业等地方从事简单的工作,获得一些报酬,减轻家庭负担。”柴林说。

吴露露是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学校的一名老师,教的是高中培智学生的语文。她会对学生情况进行评估,了解学生的能力水平,再结合学校的专业设置和课程方案,选择相对简单的内容进行教学。比如这个学期,她就带孩子们学习《我爱故乡的杨梅》,杨梅是大家熟悉的水果,同时还可以结合学校园林专业和劳动课程,比较适合学生来学。

班级里学生的差别比较大,老师们需要分层、个别教学。高中的课堂,依然是多感官教学,有语言指导,有身体动作指导,同时运用图片、视频、音频等帮助孩子理解与学习。



卫星班上的融合活动

「新闻多一点」

自闭症儿童 宁波有多少?

关于这个问题,同时担任宁波市特殊教育指导中心副主任的柴林告诉记者,目前并没有确切的统计。根据上观新闻的报道,到去年4月,全国自闭症人士不完全统计超过1000万人,且呈上升趋势。今年3月,美国疾病控制预防中心发布的报告称,根据2020年自闭症和发育障碍监测网络跟踪11个社区的数据显示,在8岁时,大约每36名美国儿童中就有1人被认定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。而在2000年,美国的这一比例为150:1,2010年这一比例为68:1,20年来的增长幅度非常快。

对自闭症孩子教育方式有几种?

根据程度,有的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,有的在卫星班就读,有的在特殊教育学校就读,还有送教上门的。

宁波对特殊教育非常重视,2013年出台了第一期行动计划,目前第三期行动计划正在会签之中,将近十年的时间,宁波的特殊教育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。在第三期行动计划中,面向程度轻微的孩子,还将推出同班共读的方式,这要求普通老师也掌握相关专业知识。

“随着我们对特殊教育的认识,和对于特殊孩子学习能力的评估,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他的教育,这是特殊教育在推动过程中的一个进步。教育的核心还是要让这些孩子更多地能够融入社会中。”柴林说。

“我们希望更多地营造一种社会氛围,给自闭症人士一个宽松的环境,少一些标签,多一些理解,多一些支持。包括关注他们的人群,如社会爱心人士、他们的父母、教育工作者等,社会也能给他们多一些理解和支持。”柴林说。

►► 相关活动

成立“心理支持服务基地” 点亮“孤独的世界”

本报讯(现代金报|甬派 记者 李臻)在第16个“世界自闭症关注日”到来之际,鄞州区残联与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共同签约成立了“心理支持服务基地”,为自闭症孩子成长送去支持和关怀。

“巧用日常安排有助于减轻压力,建立秩序感和平静感。”活动现场,国际应用行为分析师、华东师范大学康复科学系卢海丹博士带来一场讲座。卢海丹极具共情的言语,让现场不少家长偷偷抹泪,平时的他们是孩子最坚强的后盾,此刻被这位“最懂自己”的专家触碰到内心,情绪得到了释放。

“为了更好地照顾小孩,两年前我开始系统学习儿童心理学和相关领域知识,逐渐学会了包容、接纳。现在就是努力调整自己,给孩子创造最好的环境。”在随后的互动环节,不少家长大方地交流。宁波自闭症家属群体在辛苦照料的同时,依然积极进行调适和努力,这让卢海丹深感敬佩和欣慰。

在随后的义诊现场,卢海丹和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的专业教师、宁波市康复医院的治疗师们,被家长团团包围着。

“一场活动,我几度眼眶湿润,尤其是当了母亲之后,更感同身受,同是母亲的她们不容易,我们要做的还有更多。”活动结束后,宁波卫生职业技术学院教师吴维维忍不住发了朋友圈。

“希望通过这个活动,借助专家的力量,提升专业工作者和家庭照料者业务水平,并给予心理疏导支持,为自闭症孩子提供良好的成长环境。”鄞州区残联副理事长仇凤花表示。

给自闭症儿童办画展 用艺术照亮孤独

本报讯(现代金报|甬派 记者 林桦)4月2日,宁波市达敏学校在宁波轨道交通2号线宁波火车站附近举行了自闭症儿童画展。现场展出的有油画、剪纸、彩笔画等各种作品,吸引了不少市民驻足欣赏。蓝天、雪地、飞鸟……“来自星星的孩子”用画笔描绘出了神奇多彩的世界。

宁波对特殊教育非常重视,2013年出台了第一期行动计划,目前第三期行动计划正在会签之中,将近十年的时间,宁波的特殊教育发展走在了全国前列。在第三期行动计划中,面向程度轻微的孩子,还将推出同班共读的方式,这要求普通老师也掌握相关专业知识。

“随着我们对特殊教育的认识,和对于特殊孩子学习能力的评估,让每个孩子都能找到适合他的教育,这是特殊教育在推动过程中的一个进步。教育的核心还是要让这些孩子更多地能够融入社会中。”柴林说。

“我们希望更多地营造一种社会氛围,给自闭症人士一个宽松的环境,少一些标签,多一些理解,多一些支持。包括关注他们的人群,如社会爱心人士、他们的父母、教育工作者等,社会也能给他们多一些理解和支持。”柴林说。

A 一个5岁自闭症孩子的故事

他们有社会交往障碍,不大与人对视,常常独自待着;他们有重复性行为、兴趣或活动,一个动作重复多遍。他们是自闭症孩子,也叫孤独症孩子、“星星的孩子”。

4月2日,是世界自闭症关注日,今年的主题是“关爱自闭症儿童,关注与支持自闭症人士的照顾者和专业工作者”。

宁波有多少自闭症儿童?他们在学校里的状况如何?学校和老师是如何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辅导的?近日,记者走访了部分学校、老师和家长。

□现代金报|甬派 记者 王伟

B 卫星班里的融合教育

郑植珠老师告诉记者,卫星班于2018年开设,招收的是3到6周岁的特殊需要儿童,在提供康复训练的同时,创造条件让孩子们融入普通的教育教学中,和同龄人交流互动,共同成长。“儿童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期是3到6周岁,自闭症的最佳康复年龄也是在8周岁之前,所以学前这个阶段的干预对他们来讲效果比较好,我们希望提供康复及融合教育,逐渐培养孩子的规则意识、行为习惯,促进他们的社会性发展,为他们以后走上社会奠定基础。”

卫星班有自己的教学安排,同时配有专门的感统区,对孩子们进行感统训练。除了班上老师的日常康复训练外,阳光学校专注自闭症康复方向的老师还会为其提供每周4节课的个训支持。

融合课程中的活动也是很重要的一块内容。上午的时候,7名孩子会根据程度分到大班、中班两个普通班,开展融合学习。两个普通班里,会有小朋友担任“小老师”,一对一或二对一带着卫星班的孩子游戏、活动。3月29日,记者在现场看到,当卫星班的孩子们在老师带领下进入普通班时,“小老师”会主动过来拉起他们的手,带他们一起活动,别的小朋友也会热情地上来

不去,我们不太放心,后来我决定辞职带他去一家专门做自闭症康复的机构进行干预。”小文的父亲告诉记者,从孩子确诊的那一天开始,他们一边自学各种知识,一边带孩子做干预性训练,经历了从不知所措到接纳孩子的一切。

“一整年的干预下来,他的情绪比较稳定了,也改掉了部分不良行为。”此时的小文已经4岁,一家人开始给孩子找幼儿园,希望他能够融入集体生活,爸爸自己也重新找了一份工作。

小文在普通幼儿园上了半年,但是老师反映孩子坐不住,不愿意与其他小朋友一起玩,总是一个人待着。

“后来我们了解到阳光学校在高塘幼儿园有一个卫星班,去年9月通过北仑区的特殊儿童入学评估来到这边读书。这里上午有融合课程,下午有康复训练,还会举行很多融合实践活动,孩子们能得到老师更多的指导。晚上回家了,我们自己再对他进行适当的干预。”家长觉得这样的模式挺好的,孩子各方面也都有了一定的提升。对于未来,小文爸爸打算看孩子的情况,“他能适应怎样的学校,就给他找相应的学校。”

打招呼。

当天的融合课堂上,三名进入大班的星宝和普通班小朋友一起参与了“表情变变变”、小剧场和个别化游戏。小丽的语言、动作和表情虽然没有普通小朋友那么丰富,但也能融入其中,还参与表演了小羊,她的表现得到了老师的表扬。阳阳喜欢建构类游戏,总是安静地玩着纸牌或搭建小东西,他的“小老师”是名女生,耐心地陪在旁边,带领他共同进行建构。小文还是会跑来跑去,但也能在“小老师”带领下一起进行体育锻炼类游戏。

天气好的时候,7名星宝还会参与幼儿园的户外自主游戏以及一些实践活动,幼儿园的大活动,卫星班也会提前与高塘的老师研讨、准备,积极参加。

对于普通班的孩子和老师来说,融合的过程也是他们的一种成长。“小老师”是孩子们自愿报名,轮流担任的,孩子们表现得特别耐心,愿意去照顾星宝。李佳老师作为普通班老师,为了更好地接纳星宝,这几年看了不少自闭症相关书籍和纪录片,寻找与星宝们接触的办法。“这个过程中,我看到了普通孩子的善良,也看到了自闭症孩子的点滴进步,这件事情特别有意义。”李佳说。

D 职业教育让他们掌握生活技能